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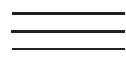
目 录

四十岁的寓言(自序) / 1



- 1 母亲是一种岁月 / 1
- 2 写给母亲 / 3
- 3 面 条 / 9
- 4 你想不到的温柔 / 13
- 5 送孩子上学 / 17
- 6 我们都是桥的孩子 / 21
- 7 秋日小品(三篇) / 25
- 8 街边的小馆 / 31
- 9 野 涮 / 35
- 10 七月的希望
——与友人书 / 38
- 11 一个令人冷静的季节 / 43
- 12 九九艳阳天
——为一种快乐心情证明 / 48
- 13 一路平安
——写给遥远的杨 / 51
- 14 我的春节不拜年 / 58

目
录



- 15 煎饼馃子
——也是一种情结 /61
- 16 只要心中充满爱 / 64
- 17 呈献给你 / 69
- 18 男性的凋落 / 74
- 19 萍水相逢你却给我那么多 / 77
- 20 铁水冲龙 / 80
- 21 我们这个时代的记者
——获奖的感想 /83
- 22 心灵之约 / 88
- 23 《今早相会》前记 / 91
- 24 有没有尴尬的时候 / 93
- 25 做个几流记者? / 97
- 26 新闻会不会成为稻草人 / 100
- 27 读史的季节 / 103
- 28 读书的快乐在于宁静 / 107
- 29 渴望告别
——一个记者的面壁思 /111
- 30 难以拒绝的诱惑 / 117
- 31 在那个背景下,找到自己的影子(外一篇) / 123
- 32 还有比枫桥更斑驳的心情吗?
——关于胡喜梅和她的《中国女孩》 / 129
- 33 万千气象都阅尽
——为《万象》百期写 /133
- 34 关于敬一丹
——敬一丹《浏览过去》序 / 138
- 35 新闻的小葱大酱
——虞震《全天候记者怎么当》序 / 142

- 36 一流韵味
——炎黄艺术馆中的黄胄先生 / 145
- 37 悼鲍昌老师 / 149
- 38 暮春时节悼二梁 / 152
- 39 为什么流浪
——告别三毛 / 159
- 40 初夏读史 / 162



- 41 满街跑项目 / 165
- 42 钱是什么? / 170
- 43 活着的智慧
——寄给三月的闲笔 / 175
- 44 关于人 / 180
- 45 你有多少隐私? / 185
- 46 我的男人观 / 190
- 47 像雾像雨还是像风
——关于女人的话 / 195
- 48 本年度情绪流 / 201



- 49 看球随感
——权当电视解说词 / 206
- 50 痛苦痛心悲痛痛失自己
——写在德保之战观后 / 210
- 51 百年奥运风 / 212
- 52 穿越三十年的精神雕像



母亲是一种岁月

- 贺中国姑娘再夺考比伦杯 / 215
- 53 屠龙之夜，品质的较量
——为中国健儿击掌喝彩 / 217
- ❖ ❖ ❖
- 54 感受美国 / 219
- 55 嚼着口香糖的美国人 / 222
- 56 枪，感恩节还有伤心的流浪汉 / 225
- 57 老乡们 / 229
- 58 华盛顿，回忆很长 / 232
- 59 美国喜剧 / 235
- 60 在联合国采访同行
——为联合国成立五十周年而作 / 239
- 61 没有比祖国更可爱的了
——墨西哥散记之一 / 243
- 62 没有比斗牛更悲壮的了
——墨西哥散记之二 / 249
- 63 没有比历史更凝重的了
——墨西哥散记之三 / 253
- 64 没有比胃口更愉快的了
——墨西哥散记之四 / 259
- 65 没有比危机更糟糕的了
——墨西哥散记之五 / 264
- 66 没有比友谊更珍贵的了
——墨西哥散记之六 / 269
- 67 古巴巧遇路易斯 / 274
- 68 人生是需要一点风情点缀的 / 276

四十岁的寓言

二十岁的时候根本没有想过这个日子。三十岁的时候觉得这个日子还遥遥无期。三十六岁本命年，也根本没拿即将到来的四十岁人生当回事。因此，大约有二十多年的时间，伴着躁动，做了许多莽撞事和错事。该珍惜的并未真正珍惜，本该早已改正的错误也明日复明日地拖到今天。所以，四十年披满风尘的行囊里那些所谓收获的果实也就微不足道了。

四十不惑。这只说明这之前一定是糊涂的。至于以后是否清醒，是否明白，是否小有不惑，其实还很没有把握。然而，当生活一再发出这样的反问，我们又该如何回答：人生一定要很清醒，很明白，很不惑吗？

糊涂有糊涂的悲哀，清醒有清醒的痛苦。大智若愚，难得糊涂，求同存异，正是饱尝了许多清醒的痛苦和折磨之后，忽然由不惑而惑的。大概十年以前，我在一篇散文中写过这样一个意思：历史是一道加法，而生命却是一道减法，这就是人生的全部底牌，是我们在劫难逃的命运法则。而当十年过去，当岁月进入夏末秋初的时候，在那苍然斑驳的林间路，在那沉凝无语的秋水边，我突然感到，上天早已为我们安排好的那个人生法则其实并不可怕。确切点说，因为法则等号那边是太未知、太糊涂的终点站，所以可怕是有一点的，而痛苦却极难表述。真正让我们感到艰辛、感到惨痛、感到身心疲惫的——却是等号那边，我们可以清醒地回顾和看到的那条过来路。于是我们便明

白，糊涂的惩罚无外是失去；而清醒的代价是你终于明白，人生有许多不可改正的错误，有许多开场就是悲剧结束还是悲剧的故事，有许多失不再来的东西，有许多力不从心的渴望。因为是对太多糊涂的清算，因为是对太多糊涂的嘲笑，也因为有太多挥之不去的记忆，也因为岁月太长，伤口太多，所以，清醒的时候往往是流泪的时刻。很想流泪。

在我为作家出版社整理这本题为《母亲是一种岁月》散文集的时候，我的目光几乎不敢停留在其间任何一段往事，甚至任何一个字词上。人有一种时候是不愿意回忆的。仿佛正在清晨梦中的游子不愿被惊醒一样，往事也最好不被惊醒，就让它尘封着，安静地夹在那翻了一半的旧书中吧。而深埋于心底的那些仅存的故事最好也让它变成只能考证时间的瓦砾。不会忘记，又不想惊动；翻检出来，又无从打点。那只半旧的行囊不知是塞在床下，还是放在写字台边；不知是背着上路，还是写一个根本没有邮址的包裹，寄往那常常是不知所措的心灵。或者干脆深埋于老屋后院的地下，管它是长出白杨还是杂草。这就是我此时的心情，整理旧作的心情，四十岁的心情。有点复杂。

大约是两年前，就想到了这个书名、这部书稿。另外一家出版社也感兴趣。于是便找到了早已“拒客”的孙犁同志，请老人为我题写一个书名。我出版的所有书都从未烦劳名家。但不知为什么，一想到这个书名，就立即想到了我敬其文更敬其人的孙犁同志。很担心老人会拒绝，没想到老人十分高兴，当听我说一直和母亲生活在一起的时候，老人真诚对我说：“这就是你的福分！”当听说我母亲六十多岁的时候，老人幽默地说：“这就更是个宝了。”言犹未尽，老人便纵声大笑起来。那笑声很是开心，很是痛快，也很是爽朗，让我至今难忘。谈过之后，笑过之后，孙犁同志在自己简朴的书房，在临窗的书桌

前，十分认真地一横一竖题写了两幅——母亲是一种岁月。不知为什么，拿到孙犁同志珍贵的题鉴之后，我反而放慢了整理书稿的速度，以至搁置到今天，四十岁的时候才又触动过去的事情。

有母亲，有母爱的确是一种天大的福分。三月十五生日那天，母亲率领全家老小从早到晚比任何一个生日都郑重地忙着，对着不同菜谱炒了二十多个菜。我知道母亲很看重儿子四十岁的生日。她是过来人，她知道四十岁是人生的大站，是一个要加水加油甚至需要检修的大站。蛋糕之后，母亲一定要为我削一个苹果，母亲的嘱咐也不同以往，而是注意，平安是福。母亲的目光一直充满关切，这关切似乎还有点怜惜的伤感。她希望儿子不要再像二十岁那样拼，三十岁那样搏。的确，母亲是一种岁月，这岁月不只是母亲自己生命的忙碌和艰辛，更多的还是对儿女那日日加深难以述说的爱和关切。也许正是在这爱和关切的注视下，在那永远慈祥的目光下，我们学会了感激；也许正是这对爱和关切的感激，让我们学会了清醒之后的那点从容和淡然。

那是去年冬天，在北京，在中国典型的皇家园林颐和园，与友人相约从北如意门进入，先上万寿山，后沿昆明湖，面对冬之中，雪之后格外旷达静谧的湖面，面对默默无言，曾经沧海的亭台楼阁，在那种只有北方才有的无法描述的冬天的清澈之中，在一种从未有过也从未感受过的清新的“场”中，这位比我智慧厚重的兄长真诚地对我说：“你的命很好！”我知道，这是一种祝福，更是一种走过来的真正清醒。只有走过来，才会怀有这样一份感激的心情，并以这样一种感激品味生命，品味生活，品味自己。

人生就是一种付出，失多得少；生命就是一种衰减，日短夜长。尽管我们身上有伤，心里有泪。我们还是走过来了。因此，我们应当学会感激，感激那些搀扶我们上路

的人们，感激那些给我们以太多宽容和理解的人们，感激为我们日夜担忧的亲人们。心怀感激地上路，我们就会无比轻松。人生的大度所以是一种智慧，原因就是这种大度不仅仅是对他人，也是对自己；不仅仅是对昨天，也是对未来；不仅仅是对某件事情，也是对整个人生，整个生命。一个从不会感激的人，不会懂得回报，也不会懂得宽容，回报别人也回报自己，宽容别人也宽容自己。

人生真正的清醒是学会感激。没有发自内心充满感激地生活，一定是暗淡的，没有生命阳光照耀的，一定是不宽阔的。

我还读书，还钟情于我的报纸，还写东西，确切地说还写散文。我还有一个理想，就是真的写一本好的小说，圆了我的少年梦。所有这些都说明我还能天真诗意地生活。但是，我们必须承认生活已经大大地改变了。现代文明，数字化生存，全球经济一体化，几乎让人忘记了，甚至不相信还会再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那份人生悠然。转型期的社会生活，人际关系一下子现实也真实了。最新的新闻是电脑也能创作小说：“深蓝”的色彩冲淡了我们推崇许久无比灿烂的田园风光。而生存的挑战，其实就是那个人类第一篇由电脑创作的小说题目《背叛》。“背叛”是必然的，只是我们还不清楚这背叛的空间究竟有多大，是道德的还是市场的？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而且现代文明究竟还要背叛我们多少？我们信奉的，理想的，恪守的，曾经无悔追求的东西，究竟还有多少能暂存在我们电脑的“回收站”中。是这样困惑着，还是去重新生活，试着开始一种新的生活，试着体验那种也许是从冰箱拿出刚刚温热的极不真实的人情感，试着体验数字化存中，面对“桌面”孤独的狂欢。有时我想，当纸和笔不再发生那种或幸福或痛苦的磨擦时，电脑的写字板上组合而成的文学，也许真的因为跳跃着过多的游戏色彩而彻底轻松了。这或许也是一种幸福。

还好，有幸能赶上这场巨变的时代。而且更幸运的是，在四十岁的季节里，还能眼花缭乱地进入新的生活。尤其幸运的是我还拥有一份四十岁之前的人生感受。在现代文明的潮汐来临之前，我还曾在软软的传统的沙滩上美美地晒了一回还讲感情还讲真诚的太阳，还留下那么多有泪有笑梦呓般的散文，这显然也是我的一笔财富。我显然还可以拍着被称为“网虫”的二十岁的后来者说，我们曾有那样一段真挚的时光，金子般的岁月。

林肯似乎表达过这样的感情，四十岁，人生的开始。这话有点太壮烈太自信。但也有道理。四十岁至少是苍翠成熟的生命初秋，生命既沉着又旺盛。这是一个可以理解过去，也可以拥有现在的年龄，因此，这个年龄的坚定，是田野对庄稼的坚定，持重而成熟；这是一个有过许多经历，还有许多经历等待的年龄，因此这个年龄的目光，是江河对高山的注目，从容而大度；这是一个成功多失败也多的年龄，因此这个年龄的追求，是雁阵对蓝天的追求，规则而自然；这是一个吃饭准时、吃药也准时的年龄，因此这个年龄的日子，是月光对池塘的抚摸，散淡而平和。生命终于露出丰赡，勤劳的农人看重收获，更看重收获的喜悦。至于粮仓里收获的究竟是菜蔬还是谷粒，精神中收获的是龙种还是跳蚤都不特别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们收获过，而且种熟了一片可以年年丰收的熟土地。

四十岁该是一个眼泪少，笑容也少的年龄。这个年龄可以对白发的老人说，现在的生活很好；可以对肩下的孩子说，过去的日子很美。四十岁该是一个守得住，也跳得出的年龄。真诚还在，感情还在，惟独计较越来越少。成功是一种过程，失败也是一种过程。生活就是要经历，命就是要证明。逝者如斯，涛声依旧，时光的列车已经走过许多大站小站。也许送行的鲜花早已枯去，月台上也没有了熟悉的泪眼朦胧的面孔，哪一站长，哪一站短，夜行多还是日行多，翻山还是越岭，都已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我



母亲是一种岁月

们明白了这一极朴素的真理，每个人手里都是一张单程票。走得越远就会越发清醒，人的脆弱也许在于，命运是无法抗拒的；但人的坚强却一定因为，心路历程比生命的历程要长得多。人不但可以现实地生活，也可以诗意地生活，只要能守住自己，守住心灵。

精神家园的守护者只有我们自己；未来生活的同行者也只有我们自己。所以我们应当更自觉，更珍惜。



1 母亲是一种岁月

少年的时候，对母亲只是一种依赖。青年的时候，对母亲也许只是一种盲目的爱。只有当生命的太阳走向正午，人生有了春也开始了夏，对母亲才有了深刻的理解，深刻的爱。

我们也许突然感悟，母亲其实是一种岁月，从绿地流向一片森林的岁月，从小溪流向一池深湖的岁月，从明月流向一座冰山的岁月。

随着生命的脚步，当我们也以一角尾纹、一缕白发在感受母亲额头的皱纹，母亲满头白发的时候，我们有时竟难以分辨，老了的，究竟是我们的母亲，还是我们的岁月？我们希望留下的究竟是那铭心刻骨的母爱，还是那点点滴滴、风尘仆仆、有血有泪的岁月？

岁月的流逝是无言的，当我们对岁月有所感觉时，一定是在非常沉重的回忆中；而对母亲的牺牲真正有所体会时，我们也一定进入了付出和牺牲的季节。

有时我在想，作为母亲，仅仅是养育了我们吗？倘若没有母亲的付出，母亲的牺牲，母亲巨大无私的爱，这个世界还会有温暖，有阳光，有沉甸甸的泪水吗？

我们终于长大了，从一个男孩变成一个男人；从一个女儿变成一个母亲。当我们以为肩头挑起责任也挑起命运的时候，当我们似乎可以傲视人生的时候，也许有一天，我们会突然发现，我们白发苍苍的母亲正以一种充满无限怜爱，无限关怀，无限牵挂的目光从背后注视着我们。我

们会在刹那间感到，在母亲的眼里，我们其实永远没有摆脱婴儿的感觉，我们永远是母亲怀里那个不懂事的孩子。

往往是在回首的片刻，在远行之前，在离别之中，蓦然发现我们从未离开过母亲的视线，离开过母亲的牵挂。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我总在想，我们又能回报母亲什么呢？

母亲是一种岁月。无论是我个人的也许平庸也许单纯的人生体验，还是整个社会前进给我的教诲和印证，在绝无平坦而言的人生旅途上，担负最多痛苦，背着最多压力，咽下最多泪水，仍以爱，以温情，以慈悲，以善良，以微笑，对着人生，对着我们的，只有母亲、永远的母亲！

没有母亲，生命将是一团漆黑；没有母亲，社会将失去温暖。那是在我认为生命最艰难的时刻，面对打击，面对失落，我以为完全失去了。就在那一刻，是母亲的一句话，让我重新启程。看着我掩饰不住的沮丧，母亲说，该知足了！日子还长！

于是我便理解了，为什么这么多哲人志士，将伤痕累累的民族视为母亲，将滔滔不断的江河视为母亲，将广阔无垠的大地视为母亲。

因为能承受的，母亲都承受了；该付出的，母亲都付出了。而作为一种岁月，母亲既是民族的象征，也是爱的象征。

也许因为我无法回报流淌的岁月所赐予我的，所以，我无时无刻不在爱着我的母亲，我的老母亲。在我的眼里母亲是一种永远值得洒泪感怀的岁月，是一篇总也读不完的美好故事。

2 写给母亲

•
•
•

我知道，母亲是写不尽的。

那是一个格外宁静的早晨，无意中抬头，我突然感觉，母亲老了！

白发斑斑，目光惶然，还有那似乎是一寸寸刻入肌肤的疲惫，不到六十岁的母亲过早地苍老了。

我明白生活那种固有的摧残力量，但生活似乎有意最先摧残给我们以至爱、给我们以温暖的母亲，让我们首先从母亲苍老的背影中去体会那种永恒的创痛，那种永恒的失落。

母亲老了。于是，那个早晨我感到连临窗的太阳也老去了。

—

去年冬天的一个黄昏，母亲看我香甜地吃完她擀的面条后，对我说：“我很寂寞！”

我很不理解地看了母亲一眼。我看到两行泪缓缓地流出了母亲的眼眶。

两天后，母亲大病住院，生命垂危。昏迷中的母亲，双目紧闭，牙关咬紧，花白的头发十分凌乱地披散在枕上。

“我很寂寞！”

写
给
母
亲

3

一种深重的隐忍许久的忧郁撞击着我。作为儿子，母亲要求过我什么呢？又诉说过什么呢？当她终于忍耐不住晚年的怅然，终于忍耐不住病痛的折磨，终于忍耐不住失去亲人后那种与日俱增的思念的时候，作为儿子我又给了她多少理解和温暖呢？

于是，我便在一遍又一遍的自责中明白了：也许只有母爱才是最无私、最圣洁的感情。我们终于被哺育成人，终于可以独立地行进在人生的单行道上，于是我们很忙，既有事业的奋斗，又有感情的生活。惟独忘了我们的母亲，忘了母亲的寂寞。

而母亲呢？

那是我当记者的一个寒冷的初冬。赶发完新闻稿，已是深夜两点。骑车回家，将至最后一个丁字路口的时候，我恍惚看到路灯下有一个人影。当我骑车而过的刹那间，忽听一个熟悉声音唤我。

是母亲！

没有想到母亲深夜等我。我知道母亲的惦记，她不知道报社的电话，也不会打电话。她只有站在被寒风灌满的街口，耐着寒冷，也耐着焦灼等着她的儿子平安回家。

守着昏迷的母亲，早已忘却了的那个丁字路口，那盏昏黄的街灯，还有一九八三年那个寒冷的初冬又重回眼前。

又有谁能回报那份铭心刻骨的母爱呢？

二

母亲花白的头发依旧凌乱地披散在白色的枕头上。令我想起久被剥蚀的灰蒙蒙的岩。那种默默抵挡了几十年风霜雨雪的岩，它包容，它吸入，最后榨干了自己，除了累累伤痕之外还是累累伤痕！

没有谁比母亲更能承受苦难，承受命运，承受突然的打击了。也许母亲的伟大正是因此。

三

如果真的可以选择母亲的话，或者说在我品味了过多生活的甘苦之后让我重新选择，那么我宁可一千次地选择贫困的、甚至一无所有的母亲。

因为生活让我懂得，在贫困中挣扎过来的母亲是最富爱心的母亲。因为，当她只能拼着那点余温拥抱儿女、拥抱生活的时候，那么她给予儿女的就不仅仅是爱了，一定还有善良，还有坚强，还有永不屈从于命运的品格。

如果我的血脉里还流有一份坚强的话，我相信那一定是母亲给我的。

我是个生不适时的家伙，耽误了母亲工作的机会。“文革”开始不久，因为日子实在难以支持，母亲开始做临时工，记得先是在一家幼儿园洗衣，期限一个月，每天要洗一百多件衣服。一个月下来，母亲挣了二十三元工资。母亲很高兴，就用这钱买了个洗衣大铝盆，还给父亲买了件的确良衬衣。后来母亲又到一个铁厂去干重工，每天将大块的生铁砸碎，干一天给一元钱，记得每天干活回来，母亲总是疲惫不已，总让我和弟弟先帮她揉揉红肿的胳膊，然后再洗衣做饭，操持家务。一天下午，我放学回家，看到母亲已躺在床上，才知道母亲的脚被生铁砸伤了。母亲很难过，并不只因为脚伤，也为失掉了这份收入高点的工作。就这样，在将近四年的时间里，母亲在七、八个地方做过临时工，吃尽了苦头。但母亲从不诉苦，从不落泪。

这就是母亲，一个默默忍受、默默付出的母亲。

四

母亲病危的时候，我渴望听到母亲一句哪怕是责备的



话。但是母亲处于完全休克状态。守在病床前，我和弟弟流着泪苦唤不应。我仍然执著地相信，我们的泪，我们的呼唤，我们的自责会随着吊瓶里的液体流入母亲的血脉，唤醒我们的母亲。

那是昏迷的第四天，我和弟弟伏在仍然双目紧闭的母亲耳边，呼唤着母亲。奇迹发生了，母亲突然张开了一直紧闭的嘴唇，哭喊着——

“ 豆豆! 豆豆! 豆豆!”

母亲在喊她的孙女! 我大惊。

双目紧闭的母亲不停地哭喊着孙女的乳名。凄切悲凉的声音响彻了病房，于是嘈杂喧闹的急救室顿时沉寂下来。

大夫说，母亲仍在昏迷之中，但这种潜意识是好兆头，说明药物已经生效。

这是潜意识!

我泪流如注!

没有苏醒的母亲哭喊着自己的孙女，我相信这一定是发自灵魂深处的爱的呼唤!

在一九八九年的冬天，在这生离死别的时刻，在这生死一线的地狱之门，我获得了一种真正的顿悟——

血一定浓于水!

五

一位编辑大姐见了我母亲之后很动感情地说，真是一位善良的母亲!

是的，母亲深深地影响着我和弟弟，以她的善良、诚实和厚道。我很小的时候，母亲没有工作。她便要了同院双职工家的钥匙，为年轻的夫妻们生火、烧水，甚至拆洗被褥，从不图报。在我的老院，母亲有着很好的人缘。母亲一直在厂办托儿所工作，退休的时候，孩子妈妈们竟流

下了许多泪，还到厂部要求留下母亲。但是，与人为善，未必都能得善报。生活好像总是加倍为难善良的人。

一九七六年大地震后，父亲的病开始加重，十一月初第二次大震之夜，父亲突患脑栓塞。晚上九点多钟，母亲带着我和弟弟，借了小车推着父亲到铁路医院看病。看着父亲痛苦的表情，已经僵直的半身，我们的焦灼和痛苦是难以言喻的。母亲终于找到了一个熟人，大概是父亲老同事的孩子，此时正在内科当班。这位熟人尽管很不耐烦，但碍于熟悉，更碍于父亲的急症，还是草草地应付着，一脸傲气。突然，水银灯有些晃动，似乎有了余震，那位熟人挥挥手说，不能看了！结果父亲被赶到了住院部外面一个四面透风的通道上。

那是我永生难忘的凄寒之夜。天是一种迷蒙的昏黄，这种昏黄淹没了月光和星光，只有风在哭一般地呼号。父亲躺在冰冷潮湿的水泥地上，一动不动。母亲带着我和弟弟围成一圈为父亲挡着扑来的寒风。风太大了，我们能感到父亲在不停地颤抖，母亲将外衣脱下了，我和弟弟也将外衣脱下了，盖在了父亲身上。这时，父亲眼角滚出大滴大滴的泪，母亲背转过头去，我看到母亲泪流满面！

母亲终于开始以她沉默的也是善良者的方式抗议不平了。那些日子，她找到父亲工作的铁路小学，抗议校方的冷漠、不公正。记得那个极冷酷的革委会头头，一度曾很怕我的母亲。

“文革”之后，为了给父亲解决一间有阳光的小房，母亲到铁路教育党委申诉请求，到老战士协会交涉争取。奔波一年，终于给我们加盖了半间有阳光的房子。多亏了母亲，我和弟弟都是在这间小屋成的家。一日我对母亲说：“没有您连个成家的地方全没有。”听了这话，母亲竟哭了。

这时我才明白，对于一个普通母亲来说，争取到半间小房，其中一定有无法形容的屈辱和艰难。